

譚友六
他演備導演的片為「秋扇明燈」。



「神女」試映後

這一個故事從黑夜喊出來，它帶着一層悲慘深痛的怨恨之聲，所責罰地可怕的形狀展佈在人們的面前。

罪惡之腳在糟踐着——糟踐着世間的一切可憐蟲們。

這是人間事？抑或地獄中事？我們以為這太殘酷了的事，不應人間有！可是這事却在人間。

她並不關心於自己的生命，她的一個靈魂只是屬於她的孩子，



她的一個肉體屬於世上的任何男子；然而，她這樣的犧牲還嫌不夠。

她無時不在黑夜裏，恐怖總在跟着。當她見到陽光的時候，她已像是被野狗飽餐之後的一具屍體了。

教育也有階級嗎？如果教育只須所謂「家道清白」人們的子弟配享受的話，那我們應該不需要教育了。唉！她想為社會培植一個「清白」的人都不能。

孩子本來是她產生的，當然她是他的母親——她是有這種權利的；但這裏的一個母親，她並不願她的孩子知道有她這樣的一個母親。她竟放棄了自己的權利。她為了什麼？誰使她如此？這真是人間最不平的事吧？

當鋪之前——「神女」阮玲玉

她生活好像在過的是永遠的痛苦的時間；她終於似一片死葉被埋葬在大海裏去。

不再寫了，而且在這世界裏……

銀 沫

▲「大路」是復興民族的一條大路，救中國，要向這條大路走去！
▲如果你看過了「神女」之後，靜靜地來從頭到尾思一過，你會感到這纔是悲劇，——是最大的悲劇。
▲銀國之外的人多以為銀國裏的人民是很幸福的，其實他們是大天絞着腦汁。
▲影片完成後，第一次公開試映時，該片的導演有如待決之囚。假如試完後大家論調不錯，那就像獲得了大赦。

赴崑山視察外景在火車中之羅明佑氏。

